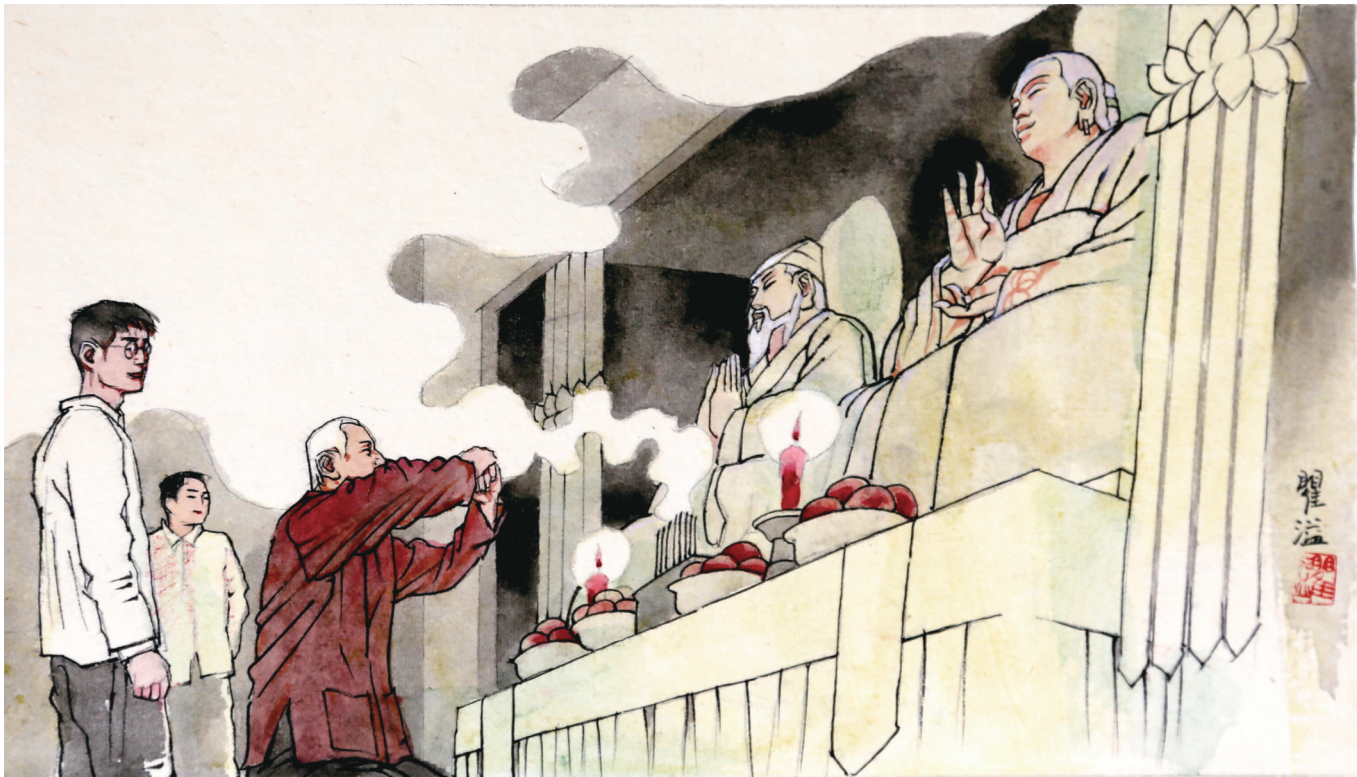


认祖归宗

(小说)

□李新勇



绘图：翟溢

一堆欢迎和客气话之后,在众人的簇拥下,经老表带领,老先生开始故乡之游。老表走在前面,间隔两米左右,我跟老先生走在他后面,老先生在右,我在左。走了几百米,老先生悄悄对我说:“这里不像我小时候生活的村庄。”他指着村子远处的高山悄悄对我说:“房屋、道路都会改变,人也会变,死的死,生的生,一代一代,唯独不可能变的是远处那些山。我小时,无论走多远,只要看见远处一座乌纱帽样子的山,就能找到自己的家。你看,那些山,形状、相貌,哪一座像乌纱帽?我一座都不熟悉,完全不是我小时候的样子。”

这情况太突然,令我尴尬,还觉得他失礼。我心想,您老那么不入戏,后面的章节如何上演?更重要的是,您一句话,就把我们这帮人精心准备的方案全部推翻不说,还把我们陷入不仁不义的欺骗境地;欺骗总得有目的,我们欺骗您作甚呢?

他大概见我有些不喜,笑起来对我说:“也许我的记忆错了。再说,只要是在中国地界上,哪儿不是我的老家呢。老师你说是不是?何况大方向还是不错的。”大方向肯定错不了,要不然他不可能有本事在南洋普通话中掺杂本邑土话。本邑土话,出了本邑地界,无人能懂。至于所说的山形不高,跟现在一米七几的个子比起来,视角自然是不一样的。

老先生的话,像一注鸡血,把我脑子底部的叛逆情绪全都激发出来了,我一瞬间下定决心:今天我必须超常发挥,凭我一个作家的本领,纵使您的出生地真不在这个村子,我也要说得使您相信,您的故乡就在这里,千真万确,铁板钉钉,给您一万个理由,您都不想换,也换不了。

老先生嘴上这样说,步子没停,跟着老表往前走。说明他不

想就此作罢,他对自己刚才说的话没有多大把握。一行人来到一座土地庙前面,我的两耳嘴唇立即切换到天花乱坠模式。我对老先生说,别处的土地庙都只有半厦小房子,只有我们这里是前檐后厦的大屋,为什么?我们这里的人更懂得感恩大自然,感恩给我们穿衣吃饭的土地,每一寸土地都精耕细作,每一寸土地都舍不得破坏。房子造大一点,到了农闲或天热的时候,村民都上这里纳凉。您看,土地菩萨两口子,不管你白天来看,晚上来看,一个人来看,还是一群人来看,怎么看,都慈眉善眼,从来不扮丑八怪样子吓唬人。众人把一身大红大绿彩装如笑咪咪的土地公、土地婆看了又看,均觉我说得甚是有理。

我对老先生说,据村里的老年人讲,那时候您还小,你爹带着您就住在这土地庙,你爹替人种地,兼管理土地庙。土地庙前半部分供奉土地公、土地婆——我们这里通称土地菩萨——后半部分就是你们家的灶房和卧室。您跟你爹走后,土地庙无人打理,一度荒废,最近几年才重新兴旺起来。过去人们来这里求菩萨保佑一家老小有衣穿有饭吃,现在人们祈求平安健康。

“土地菩萨也管平安健康?”市里来的官员很幽默。

“菩萨都是有求必应的。民众既然需要,他们自然晓得拓展业务!”

我这个回答又引起一阵欢乐的笑声。我说,土地菩萨在一些地方被称为“社”,一年有两个节日,春天过的节,叫春社,农历二月初二前后;秋天过的节,叫秋社,立秋后第五个戊日,要演大戏、要跳舞,敲锣打鼓,踩高跷、跑旱船、放焰火,张灯结彩,热闹得很。一句话,寄托老百姓对丰收的期望,吃饱了,穿暖了,钱袋子鼓了,家庭就平安,身体就健康。

老先生捶着两个臂膀说:“看看我一把年纪,还算健壮,一定是从小受到土地公土地婆的保佑啰!”大家都笑。他一幽默,我肚子里的故事就更好讲了,我说:“您现在向他

们作个揖,算是老朋友见面!”众人又笑。老先生恭恭敬敬立在土地像前,闭上眼,双手合十,虔诚地作了三个揖。

周围一千人都静立四周。瓦缝里阳光照在老先生肩上,屋外吹进来的风悄悄掀起他头上稀疏的白发。老先生作了揖,睁开眼睛,摸摸头上刚才被风吹过的头发说:“土地公公刚才摸了我一下!”大家又笑。

我说:“指不定是土地婆摸的!”众人又笑。

我心想,这老家伙入戏真快。我指给他看土地庙门前的两副对联,一副是:有庙无僧风扫地,香多烛少月点灯。一副是:为人果有真心,何需你烧香还愿;行事若无天理,需防我拐杖敲头。他赞不绝口,连说好好好,写到心坎上了。我对他说:“在民间传说中,土地是小神仙,只管一方土地,就相当于……”我往四周瞧瞧,指着老表说,“就相当于熊村长。”众人嘻嘻哈哈笑着。我继续说:“在城市里,相当于小区物业管理。平日不被人当个官,到关键时刻,比什么官都管用。”老表笑吟吟说:“你啥时候都不忘排遣我!给你讲个政策,我不叫村长,我叫村委会主任。哎,作家同志,请教你一个问题:村委会主任干满三年换届,土地菩萨换届哇?”

众人又一阵嘻嘻,老先生也被逗笑了。他虔诚地抚摸最多不超过四十年的墙砖、础石和廊柱,非常感慨地说,那么多年过去了,他做梦经常梦到类似的地方,茅草房屋连片,村子四周都是草垛,在村子边上有座小小的土地庙或者观音庙。没想到,如今土地庙修得如此轩敞。

太阳升起老高,一帮人在透明阳光的簇拥下出了土地庙,我把各种书上记载的关于土地菩萨的故事讲给他听,顺便听不要钱故事的,还有陪同他的一千人等。每个故事的出处被抹去,这一千人以为我讲的这些故事,都发生在这座土地庙里,他们惊奇我讲的故事,土生土长的他们怎么从来没听过。老表像捡到

一堆金元宝,把手机录音打开,打算据此编一本沙湾子土地菩萨传奇。

老先生听得入迷,他说:“你这些故事,我以前怎么没听说过呢?”

“您离开的时候只有七八岁,大半辈子远隔重洋,自然记不得多少。”我又说,“好在您在有生之年回到了故乡,把这些故事都听了去。要不然这辈子再成功,都有点小遗憾。”

这话题动了老先生,他说:“好在我回来了!”

“您回来就对了。您走过天涯海角,挺过大风大浪,坎坎坷坷,风风雨雨。当年跟您一样出去的,有几个能像您这样幸运,还能重回故乡呢?”

“是啊,”老先生显得激动,感慨而伤感地说,“就像我爹,永远回不来了,连尸骨在何方,都不晓得!”

他对大家说:“刚才我跟作家老师讲,这里不像我出生的村庄。现在我发现,那是我记忆出错了,这里就是我的老家,我就出生在这里!”说罢抽出随身带的纸巾,认真地抹擦湿润的眼角。

老先生抵达之前,老表把他们熊家的熊氏家谱翻了好几遍,又请教了四五位村里最年长的老人,都没有找出谁家七十多年前有过外出逃荒的父子。老表这次所谓的“接待”,说穿了,当初就只是为完成上级下达的工作任务。类似的任务,这些年他完成过不少。以前完成了也就完成了,不像这一次,因为我这个“职业吹牛”的人介入,事情越来越向有趣的方向发展。从我一个帮闲的角度讲,我不喜欢他刚才一下车就直率地表达,因此一心想从小说创作的角度尝试做个实验,看看把一个人放到一个个生动的故事里去讲述,这个人会不会身不由己、不知不觉进入预设的圈套。现在看来,不仅老先生相信他就出生在这个村子,连我也觉得这老先生跟他爹,多半是老表他们沙湾子熊家的熊氏家谱写漏的人。(二)

民间写真

人生几度秋凉

□绣 虎

曾经爱过一个人,现在想起来,已经恍如一梦。但因为 he 生日是中秋节,所以我可能会一辈子记得他的名字:若冲。那时候我觉得,一年四季,再没有哪一天,比中秋更好了,它赠我以花月夜,赠我以爱与圆满。

好东西当然都会丢失,到后来只剩阴晴圆缺的月亮。

中秋,月亮最是圆满,大盈若冲,其用不穷,我从一个名字里,再早一点,是从父亲为我打开的诗集里,认识了这个日子,于我,它曾是简单的月、爱、和诗。

小时候,我们一家人一直好好地在一起,中秋不过是一个仪式。摊在桌上的月饼从包装到外形都很简陋,它们被等分再等分,四个人一人一块,父亲教我们背着应景的诗,一年年,难度从“今夜月明人尽望”逐渐到《春江花月夜》,而我能记得的就是零星的火腿肉和五仁,在重重油糖里爆发出极度的美味,其他一切都不在心里眼里。那些诗句,不过是夹杂在父亲方言普通话里的一些汉字罢了。

从远古的拜月和祭月,到终于变成“胡饼邀明月”,中秋节,它一直是中国文人的集体仪式和集体忧伤。其实,月亮和地球一样,都只不过是宇宙的一颗尘埃,两颗尘埃被一个节日黏在一起,而那些人的故园情、游子意、悲欢离合,就像许多更小的微尘,千百年来在月光里乱纷纷。

有一年中秋父亲给我和弟弟配的月饼秋诗是一首苏轼的《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当时没读懂,后来几十年我偶尔想:身在黄州凄然北望的苏轼,他所愿太多,用情太深,再好的月亮他都无法单纯审美,一定要移情。而李白只看见月亮瑞光万丈生白毫,所以潇洒得像仙人。也许只有把情感交付给永恒的东西,比如诗、音乐、大自然,才能远离痛苦。

去年秋天,父亲生病了,诊断报告像一把利剑直插我和弟弟的心上,很多从未想过的东西,不由分说地冲进我们中年的生活。背着 he 四处问诊,却只有铺天盖地

的绝望。中秋节傍晚回到家,桃树下的蓊荷在开花,花生地、青菜垄像律诗一样整齐,闻着厨房里的饭菜香,听着老两口的日常拌嘴,看月亮贴着邻居家的檐角又大又圆地升起来,我心想,人间的相聚从来没有永恒,那先把今天过好吧。那天我们买到了几个从前爸爸买过的月饼,里面有五仁,还有糖渍的肥肉,爸爸说好吃,我却不觉得甜。

离开的时候,一阵风来,院子里的香樟树落下极其斑驳美丽的红叶,它们掉在我的车顶和挡风玻璃上,像一幅油画。和父亲隔着窗子高声告别,汽车发动的声音吓退了一旁的小白猫,它是父亲出去散步的时候从垃圾堆捡回来的。阔大的芊芊叶子倒在家门口的小路上,被车轮碾过。我回头看了一下,那香樟树后面亮着灯的,是父亲的房间,他的藤椅子放在窗前,他对着手机唱全民K歌的声音远远地传过来,“风吹乱,一柱烟,尘埃里开满眷恋……”一想到它以后会熄灭,忽然而心如刀绞。若道都齐无恙,云何渐渐如钩?那些他教过我的诗里,其实把什么都说了啊!

今又中秋。这一年苦涩难当,所幸父亲还在。他刚刚化疗出院,胃口不好,我买了最重口味的、又甜又咸的椒盐月饼,拿锋利的水果刀等分,锋利得,连芝麻粒和糖粒的切口都整整齐齐。他的嘴角沾着月饼屑,向我们笑着,假装不知道自己在疼,在咳血。倏忽到了我们给父母买月饼回家的年龄,才发现人生有那么多月饼之外的苍凉、流逝、甚至是绝望。我到院子的水池里去清洗切月饼的刀,仰起头,模糊的视野里天空一片白花花,真想怒叱一声喝退月亮啊。我迁怒月亮,我不喜欢中秋节,它既是爱情的墓碑,也是亲情的伤口,从日历上撕下它的时候,我听见心上也哗地破了一个大口子。我也不喜欢那些诗:千里共婵娟,天涯共此时,如果将来不在同一个时空了该怎么办?诗人是这世上最没有办法的人,可是,谁又是没有办法的呢?

都说月饼难吃,甜到齁,可是我想,人生代代,一定是有无数的人尝到了生死离别的苦涩,才会有如此的重油重糖,还有苏式月饼的酥皮重重叠叠,咬一口,就像人生散场一样,轻飘飘,又势不可挡。

江海新韵

窗下(组诗)

□冯新民

一扇窗子

走过许多人间

走过许多石头

一个人的对岸

凤凰于飞

一块没有醒来的石头

还在昨天的海里

不会打开窗子

我这时候种下的虞美人

在夏天开花

成熟在秋天的种子

隔岸朦胧

海浪或者海草

在船的视野里都是昨天的风

季节给予土地

诗经的意象

从上面生长的人

拔节了水的骨骼

或者有许多风走过窗子

带上水

去看躺在石头下的海

对岸

朝代和朝代接踵而至

谁在小令 谁在散曲

我听见

巴比伦河

开始自己的岁月

如果季节到来

谁在横扫秋风

谁在对岸

默写诗经楚辞汉赋

一百朵花有一百种开花

如果你在子夜看见昙花

你就看见了诗意

夜里的诗没有睡意

远处的墙

如果你在正午看见雪花

你就会抚摸到

春天和冬天的交接

一个人走过一堵墙

一堵墙

被一个人走过

如果你在黎明里看见荷花

你就在寺院外步入

一首诗的池塘

墙的历史写满补丁

延续了为草覆盖的缝隙

看见一百朵花

有名有姓的花无名无姓的花

都在一朵花里

看见一个村庄和她的故事

在水上有一盏渔火

观望者站在岸上的灯

收起羽翼的鸟

潜伏在树上

一百朵花一百种开花

花开之后

摩诘的诗在悬崖之上

问童子

找一块砖

鉴定唐宋鉴定明清

鉴定灯光下的影子

一个人的对岸

一个人的对岸

站着诗经楚辞汉赋

桐城小花

(散文)

□段国圣

自从父亲去世以后,我便再也没有回过老家。

我的老家在安徽桐城塘湾段屋的大山里。

这么多年了,有时也怪想的,不知家乡最近几年有没有变化,老家的堂哥堂嫂还有那些老表过得怎么样。

不过在我所居住的这个县城倒是经常看见桐城人的身影,他们在沿街租一个小店面,经营“正宗山西刀削面”,也会看到推一辆载着工具的自行车在小区里吆喝“修煤气灶油烟机”和挑着担卖藕粉和兰花草的桐城人。

有时我会心血来潮,特意去吃一碗分不清正宗还是不正宗的刀削面。吃的时候,我会和他们搭讪,用半生不熟的桐城话跟他们交流,告诉他们“我们是老乡”,老乡也不诧异,只是笑笑,问一句“桐城哪块的?”吃完面,收了钱,他们会一边抹着桌子一边说,下次再来。

今年清明节过后,我打电话给老家的一个堂嫂,问她可不可以寄点山里的茶叶给我,堂嫂一口便答应了。没几天快递员便送来一个鼓囊囊的包裹,拆开包装纸,上面写着“桐城小花”,好像隔着外包装都闻到了茶叶

的香气。

父亲生前总是爱喝家乡的茶,晨起第一件事就是泡一杯浓浓的茶,慢慢饮。父亲回一次老家,晚辈送得最多的也就是茶叶。父亲常说,老家的茶味浓,清香,劲足,比白茶和铁观音好吃多了。晚年的父亲对老家更是充满了眷念之情,总是唠叨家乡的山家乡的水,家乡的亲戚和往事。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突然要让堂嫂寄茶叶给我,也许我是想在我的记忆里要嵌入父亲的记忆吧。

收到茶叶后我给堂嫂的儿媳发了一个截图,告知她茶叶收到了!很好的茶叶,谢谢喽!堂嫂不会使用微信,我只好让她的儿媳转告。

过去了数日,堂嫂突然来电话问我茶叶收到没?我说早收到啦!谢谢嫂子!堂嫂转口又问寄费是多少?我木然,回不知道。堂嫂说,茶叶是她自己家的,但寄费是儿媳给的,她必须把寄费给她,我“哦”了一声,直截了当地说,那还是我来给吧,我有她的微信,堂嫂在那头也没有“做弯”(桐城方言意指客气),呵呵一笑说,“那就你给吧。”我随后给她儿媳发了一个100元的红包,权当邮费。

那天我泡了一杯“桐城小花”,茶香依然扑鼻而来,只是老家的人

在制作时可能不是太考究的,有嫩叶也有粗梗,良莠不分,沸水冲泡后,很快便见了分晓。我吹去上面的浮沫,轻轻地啜了一口。

前些日子家里的煤气灶突然打着火了,生火做饭成了问题,我就巴望着能听到那带有浓重老家口音的吆喝声。还好不过两天,那声音便从楼下飘过来,我赶紧把“大师傅”召唤上来。“大师傅”看上去五十多岁了,头发花白,他卸下肩上的工具包,仔细查看了煤气灶的结堵所在,然后说要换两个零件,需要75元,我看着他手里拿着的那个小小零件说:用不了这么多钱吧?他问你修不修,我还了他一个价,60元,并套近乎似的说了一句“我知道你是桐城人,我们还是老乡哩”。“老乡”有些惊奇,问我是桐城哪块的,我告诉他是塘湾的,他“哦”了一声,离我们范岗不远啊,我说范岗呀,我还有一个亲戚在那里住,我开始用半生不熟的桐城话跟他聊起来,我有点兴奋,告诉他,我十二岁那年,在范岗住了两宿,那会山里还有老虎,或许是个亲戚便在其中,他们要捕获那只吃肉的野兽。

这时老乡已经开始拆卸煤气灶,钳子起子的捣鼓着,不过他还是